



專輯 【彌天釋道安】



明哲之燈

20則細說道安
編輯組

「一躡七寶之座，暫現明哲之燈」，

高僧的出現是難得而不易，猶如暗室裡乍現的光芒，異常珍貴，
在混亂的魏晉南北朝年代裡，與世浮沈中，道安法師是劃破黑暗的第一道光，
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，燃點出另一個嶄新的契機。



中國自兩漢以來，塞外部族移徙邊境及內地者，日益增多，這些部族統名為「胡」，其中匈奴、羯族、鮮卑、氐族和羌族號稱「五胡」。五胡與漢人雜處，治理不易，徙戎不成。因此，在西晉末年，與漢人雜處甚久的胡人，趁著晉室內爭（八王之亂：291-306）之時，起而參加中國的內亂。

先是匈奴人劉淵自立為漢王（304），永嘉五年，淵子聰曾派石勒等攻城洛陽，晉兵十萬人被殲，是為永嘉之亂（311）。西元316年，晉愍帝出降劉曜（淵從兄之子），次年遇害，西晉亡。隔年，琅琊王司馬睿於建康即位，是為晉元帝，東晉始。

劉曜自立長安，改漢為趙，史稱「前趙」（318）。同年，石勒自立於襄國，也以趙為國號，史稱「後趙」。石勒，羯族人，初附劉淵，西元313年取鄴城後，建國之基始定；至西元329年，滅前趙，勒遂盡有其地，翌年，即皇帝位。此時為「後趙」極盛之期。

出生至師事佛圖澄

1 童年至出家

道安法師生於西晉懷帝永嘉六年（312），原籍是常山扶柳人（今河北省）。俗家姓衛，是當地的望族。道安父親被劉曜軍隊虜殺，母親孔氏不久也病逝。年僅四歲的道安由表哥孔氏教養。

道安七歲始啟蒙讀書，過目不忘，再覽成誦。不久，道安已通曉中國儒家經典，成為一位年少的飽學之士。

十二歲，道安剃度做小沙彌，由於相貌不佳、皮膚黝黑，初時不得重視，於田間執勞服勤三年。後乞經研讀，一日便熟背《辯意經》五千餘言。隔日，

又熟背《成具光明經》萬言，「不差一字」。從此道安的勤奮與天賦得到師父的器重，年二十受具足戒，並取得自由出外參訪的同意。

2 大和尚佛圖澄

遍地烽火，上哪裡求法？道安終於來到後趙國都鄴，在大和尚佛圖澄座下學習。

佛圖澄（231-348），本姓帛，西域人，九歲出家，曾兩度到罽賓學法。晉懷帝永嘉四年（310）來洛陽，時年79歲。在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（319-351）



期間，他以方術取得石勒、石虎的信任，並以「大和尚」、「國之大寶」名揚一時。在朝廷中有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」的地位，後趙軍政機要都得先徵詢過佛圖澄的意見才實行。期間，由於佛圖澄的勸諫，令二石殘暴的行為略微收斂，救活了不少人，「凡應被誅餘殘，蒙其益者十有八九。」

佛圖澄儀態風雅，通曉內外經典，不做戒律所不允許的行為，一生無欲無求。他是中國佛教史上透過國主力量發展佛教的第一人；由於他的推動，石虎詔許各族民人皆可出家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朝廷明令許可漢人出家。

由於二石的倡導，佛教在後趙佔領地區（今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山東、陝西、江蘇、安徽、甘肅、遼寧）大為盛行，建寺達893所。門下受業的常有數百人，栽培不少如道安、法雅等有才華學問的門徒。前後門徒近萬，成為佛教一代宗師。

3 師事佛圖澄

西元335年，24歲的道安到鄴都鄴宮寺師事佛圖澄，「服膺終身」，直至澄死（348）。

十來年的時間，道安得到佛圖澄的賞識與栽培。初因其貌不揚，有人輕視

他，後來，佛圖澄講法，要道安複述，道安挫銳解紛，答辯有力，得眾人信服，時人流傳「漆道人（指膚色漆黑），驚四鄰。」

道安在佛圖澄的教導之下，所學以小乘為主，兼學大乘般若學，在佛教理論方面打下堅實的基礎。也曾在其門下，習學戒律。

除此之外，佛圖澄曾告訴道安等弟子，佛經中提到「若要建立正法，則應親近國王，得其支持。」澄曾表示：自己以道術神通，令石勒、石虎稽首信服，使胡人皈依，讓百姓蒙益，促佛法得一時之盛，這是一種方便權宜的方法。要令佛法住世，深入佛法的究竟實相，還是必須研究佛法的義理。

這些想法，影響了道安一生的傳法風格。道安深知「不依國主，則法事難立」，日後，他雖積極依靠苻堅等君王擴展佛教，但不以神通來引惑常人耳目，而是以自己的學養與人格，開一代風氣。

可說，道安是佛圖澄的真弟子。



西元330年，石勒既滅前趙，即皇帝位，統治大半華北地區。石勒雖起自群盜，目不識丁，但好聽歷史故事，日久逐漸重視漢族文化與知識份子。在其定基襄國之後，注重教育，胡漢分治，另外也積極抬高羯人的地位，嚴禁稱「胡」，號胡為國人，經濟上則勸課農桑。在經過長期戰亂之後，北方出現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局面。

石勒死後，石虎廢勒子弘而自立(334)，遷都「鄴」。石虎性極殘暴，並大興土木，使社會受到極大破壞。石虎死後(349)，石氏諸子自相屠殺。五月，石遵殺石世自立。遵在位六月餘，石虎愛將冉閔殺遵立石鑒。冉閔利用漢人反對石氏壓迫的情結，親率漢人誅胡，死者二十餘萬。

翌年，冉閔殺石鑒，自立為魏皇帝(350)。後趙境內又起割據拼殺，至西元351年，後趙亡，共三十三年。

不久，冉魏被鮮卑族慕容儁所滅，冉魏亡(352)，慕容儁稱帝，是為前燕。

河北時期

4 避難

佛圖澄圓寂後的第二年(349)，後趙王石虎死，後趙內部為爭奪王位而發生大亂。石虎在世時屢易太子，後立少子石世為皇太子。石虎死後，石世繼位，在位才33天，其兄石遵就聯合冉閔等大將起兵謀反，殺石世，自立為王。

石遵稱帝後，頗感時局無常，性命朝不保夕，常恐他人謀反篡位。由於石遵一向尊崇道安，就派遣中使竺昌蒲去邀請道安到「華林園」居住，並為之廣修房舍，禮遇甚重(349)。華林園是當年

鄴城第一名園，建築華麗美觀，非達官顯要難以一睹其美。道安雖然入住華林園，但已預見「石氏之末」、「國運將危」，便決定帶著師兄弟沿鄴都西北方避難，逃往「牽口山」(今河南安陽西北)。

牽口山離鄴都不遠，經濟及居士等護持資源還容易取得。因此，從石氏之亂至冉閔敗亡，道安一直在此居住。

西元351年，冉閔廢殺石遵，並鼓動漢胡相互仇殺，大批人才遭禍，人心惶惶，無人顧及道安教團；加上那一年「蝗蟲大起，五月不雨，至於十二月。」



經濟支援恐斷絕。在「人情蕭索」情況下，道安慨嘆：「今天災旱蝗，寇賊縱橫。聚則不立，散則不可。」道安決定再次率眾離開牽口山，逃往飛龍山(今河北石家莊)。

5 對格義的反省

道安不得不再次考慮遷徙之事。他首先想到自己少年時的好友——僧光。僧光為避石氏政權內亂，潛隱飛龍山。而道安和僧光當年曾有「若俱長大，勿忘同遊」之約，此時，道安便決定投靠已在飛龍山落腳的僧光。

僧光「勵行精苦，學通經論」，並專精禪修。二人相逢欣喜，後共同研究佛教義理。同期，還有竺法汰、道護等人一起研習經典。後來，道安與僧光二人對「格義」的看法有了分歧——僧光贊成，道安則否。

「格義」，是指早期僧人講解佛經時引用中國原有的名詞和概念，甚至引用老莊書上的術語，目的是為了使中土人士更容易了解佛法，進而接受佛法的教化。早年，道安也曾使用「格義」的方法解析佛理。但此時，道安認為：以「格義」講解佛法，常會發生偏差誤解；這只是佛法初傳時，不得已而為之。這種批判反省的精神，在中國早期

佛教史上可說是第一人。

只是，道安透過什麼方法來糾正「格義」的缺失，並沒有明確的記載。在這之後四年(357)，慧遠援用莊子理論解經，令聽者豁然大悟的事件，道安「特聽慧遠不費俗書」，應是發現只以佛經解經，還是不夠。

6 河北太行恒山立寺傳教

在飛龍山的看法歧異之後，也可能是彼此商議應該分頭行化，西元353年，僧光與竺法汰一起離開飛龍山；而道安則來到河北太行恒山一帶(今河北阜平北部)，立寺傳教。

此時的道安，名聲已播揚全國，才到河北不久，不少人投其門下，所謂「四方學士，競往師之」；「改服從化者，中分河北」。其中包括了慧遠，也因仰慕道安的盛名，趕來隨其出家。

道安的名氣愈來愈大，當時任武邑太守盧歆「聞安清秀」，便苦邀道安至武邑講經，此次傳法「名實既符，道俗欣慕」，這約是西元355年的事情了。

西元356年，前燕已經統治河北大半，定都「鄴」，政治相對安定。道安率眾又回到鄴城，住受都寺。道安率領數百人的教團，常在各處講經弘化。

西元360年，燕王慕容儁死，朝廷

一度發生內訌，道安再次率眾入「王屋女休山」（濩澤，今山西陽城西南）。但是北方戰亂未止，天災也隨之而來。道安只好率眾離開王屋女林山，渡河南下，來到「陸渾」（今河南嵩縣）。此時的生活更加困難，以致到了「山棲木食」的地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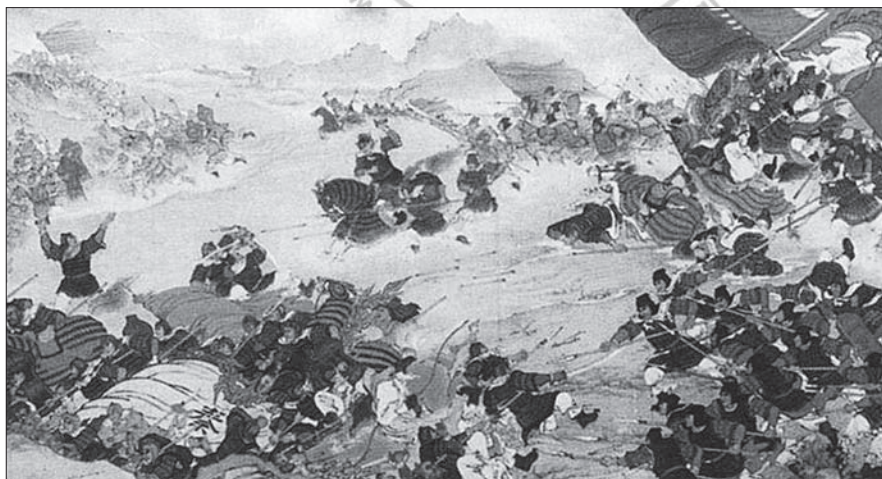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前燕攻克洛陽，西元365年，道安等仍迤邐南行，決定避往襄陽（今湖北襄樊）。

7 對禪學的興趣

從佛圖澄圓寂後，道安四處避難，直到定居襄陽前，在這十五年的時間裡，雖然顛沛流離，道安仍齋講不斷，註經甚勤。此期道安的主要展現在對禪學的鑽研。

受到北方佛教對禪學的重視，道安認為禪數是「眾經之喉襟，為道之樞極」，是研究佛學的基本。加上竺法濟、支曇講等人的幫助與鼓勵，道安對漢末安世高所譯的《陰持入經》、《道地經》、《大十二門經》等用功頗深，並寫序作註。

除此之外，道安對於《般若經》也相當用心。道安之前，支孝龍、永僧淵、支道林等名家，大力弘講《般若經》，在當時的中國佛學界，般若學是一門顯學，並形成了般若學研究的各種學派。道安撰寫許多有關《般若經》的文章，來注解發揚此經奧義。但此時道安對般若的註釋，仍帶有修習禪定的痕跡；相對的，描述禪定的境界，也帶有般若學的痕跡。



◎道安處於年年戰禍、兵荒馬亂的時代，為了躲避禍亂，不得不四處遷徙。



鮮卑族慕容儁於西元352年率兵過遼河滅冉魏，建立前燕政權，五年後，遷都鄴。與此同時，氐人在關中所建立的前秦政權，日益強大。西元357年，苻堅即位後，任用漢族士人王猛為相，振興儒學，興修水利，勸課農桑，勢力迅速擴張。西元370年，東滅前燕，西兼前涼，北併鮮卑拓跋氏之代，南取梁益二州，遠征西域。至此，北方又一度出現統一的局面。

相對偏安的東晉，在長安淪陷後，琅琊王司馬睿於建康即位。時北方大亂，中原人士相率南渡，王導為之撫輯流亡，復延結吳地故老，共度艱危。在王導的輔佐下，東晉立國基礎賴以穩固。而許多仁人志士一心光復國土，東晉中期前，最有名的是祖逖與桓溫。祖逖因不得後方援助，憂憤而死，原收復的土地又為後趙所奪。桓溫(312-373)功高權大遭忌，朝廷反支持殷浩與之抗衡，殷浩終因喪師辱國被廢。之後，桓溫獨攬大權，曾展開三次北伐。雖然後趙亡後二十年，正是東晉廓清中原的好機會，但終因內部相互猜忌，卒無所成。

襄陽傳教

8 新野分張徒眾

西元365年三月，道安南下的途中，來到新野(今河南新野)時，道安對眾人說：「不依國主，則法事難立；又教化之體，宜令廣布。」為此，他決定分散徒眾到各地去傳揚佛法。

首先，道安派竺法汰率眾前往揚州，他認為那裡「多君子，好尚風流。」法汰與道安是同學，新野涕泣而別後，帶著弟子曇壹、曇貳等四十餘人沿沔水南下，因病停留在揚口，道安還曾派慧遠去探望他。竺法汰來到東晉首都後住

在瓦官寺，受到帝室禮遇，王侯公卿，無不畢集；流名四遠，士庶成群。汰六十八歲卒於建業。佛法行於江南，可說是道安分張徒眾的安排。

道安又考慮西邊蜀地，少聞佛法，於是派法和前去蜀地，他認為那裡「山水清幽，易傳佛法。」法和在巴蜀弘化，「巴蜀之士，慕德成群。」巴蜀佛教傳播，亦可說是道安分眾之功。

道安則帶領弟子慧遠等四百多人，直抵襄陽。開啟了荊、襄佛教鼎盛期。



9 襄陽的佛教中心：檀溪寺

道安在襄陽的十五年時間，是他一生中從事佛教活動的最重要時期。襄陽屬荊州，地處南北交通要衝，是東晉的重鎮。此地人傑地靈，薈聚了不少名流顯要和文人學士。

道安先居襄陽白馬寺，因寺狹僧眾，得當地權貴的贊助，另建「檀溪寺」。檀溪寺不僅是道安等眾人修道的好環境，而且，隨著道安影響力的不斷擴大，也成了道安廣結名賢的地方。

10 與士大夫、王室的往來

道安在襄陽講經說法，受到普遍歡迎與支持。荊州刺史桓豁與鎮守襄陽的朱序等權貴人物都與之交往頻繁。

其中交情最深的，莫過於習鑿齒。習鑿齒出身鄉豪，以博學多聞，辯才無礙，文筆高妙為名。他久慕道安盛名，曾在道安率眾南下至南陽時通書致好。

道安博學多識，既不要弄方術，也不憑藉威勢，卻能將數百人的僧團管理得井然有序，對此，習鑿齒相當欽佩。他不僅常到檀溪寺向道安請教，還致書當朝顯貴，竭力推薦，褒揚道安的道德與學養，謝安就是其中之一。道安透過習鑿齒，結識不少東晉的顯貴名士，從

而為弘法創造了很好的機緣。

另外一位江東名士——郗超，曾為桓溫幕僚，信奉佛教，與支道林相知。他欽崇道安學問德行，派人送米千斛，並「修書累紙，深致殷勤。」

東晉孝武帝信奉佛教，聞道安德行學問，也曾遣使問候，並下詔：道安的俸祿與王公相同，由該居住地給付。

11 宣講《般若經》

道安受到南方佛教重視義理的關係，以及東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，其思想逐漸由禪學轉向義理，著意宣揚《般若經》，同時也搜尋其他經典進行整理與研究。

在襄陽十五年，道安每年講兩遍《放光般若經》，並對大小品《般若經》進行比對研究。就是到了長安，道安仍留心研究小品《放光般若經》與《光贊般若經》。

12 纂輯佛經目錄

佛教傳入中國，大量佛教典籍被譯成漢文，各種手抄經本也日益繁多，但傳經之人的名字無從得知，因此無法推算其年代。道安以前，雖已有經錄，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譯的經錄，只列經



名，不標著名類年代。至道安始作總錄，嚴別真偽。「安乃總集名目，表其時、人，詮品新舊，撰為《經錄》。眾經有據，實由其功。」是中國佛史上最早的、具有系統的佛經目錄。此經錄又稱《道安錄》、《安錄》，或《綜理眾經目錄》。此錄雖已佚失，但其內容大部分為梁代僧祐的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至卷五所收，我們還可大體知其原貌。

13 註經作序

翻譯的佛經時常有錯誤，主要是印度文體與中土不同所致。佛法許多名相概念本就艱澀難懂，譯成中文，往往不知經義所指。針對這些情況，道安透過經典作註解的方式，逐段釋義或字詞解說，使得疑難隱晦的意義，都變得易於解讀。道安不僅為佛經分段釋疑，還為每部經典的要旨作序，便於人們領會。

「條貫既序，文理會通，經義克明，自安公始。」不侷限該時期普遍講經的方法——對經典概要說明或複述原文。——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，逐字逐句做詳細義理研究的第一人。

14 戒規確立

佛教傳入中國，逐漸普遍後，就出

現了以某個僧人或某寺為核心發展的僧團。如後趙時，即以佛圖澄為中心的僧團，「受業追隨者，常有數百，前後門徒，幾且一萬。所歷州郡，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。」北方戰亂後，也形成了許多以佛圖澄弟子為中心的地方性僧團，如道安的僧團，在泰山竺僧朗的僧團等。

道安自在河北恆山建寺傳法之時，已有以他為核心的數百人大僧團。至襄陽弘化時期，如何管理人數日漸增多的僧團，並且如法如律，也成了道安日夜思索的問題。

道安參照漢地已有的戒律，為僧團制定具體可行的戒規，這就是《僧尼軌範》，大體包括三方面：一、行香定座，即講經說法的儀式與方法。二、每日晝夜六時的修行、食住規定。三、半月舉行一次的說戒懺悔儀式。還有結夏安居結束時，舉行自恣儀軌等規定。

道安所制定的戒規影響很大，據稱「天下寺舍，遂則而從之。」「鑿空開荒，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。」

在道安之前，中土沙門依其師為姓，僧人的姓各不相同。道安提出「大師之本，莫尊釋迦，乃以釋命氏。」於是，僧人以「釋」為姓，永成定式，至今不變。





苻堅既統一北方，便想南下侵晉，王猛曾加以勸阻。西元378年，派苻丕率兵南攻襄陽，翌年攻下。西元383年，王猛死後，苻堅以步騎八十餘萬大軍企圖一舉滅晉。是時，東晉謝安當國，命謝石、謝玄等督軍八萬抵禦。兩軍隔肥水而戰，秦軍敗退北方，此即決定南北繼續對立大勢的「肥水之戰」。

肥水戰後二年，會稽王司馬道子弄權，引發內戰。桓玄竟攻陷京師篡位，後為劉裕所平。自此，劉裕握有大權，西元420年，劉裕篡晉，改國號為宋。

肥水之戰後，前秦一蹶不振，統一的北方又行分裂。慕容垂、慕容泓、拓跋珪復國於東；姚萇、乞伏國仁、呂光、楊定建國於西。八國並立，日尋干戈，此為五胡末期的第一階段。繼又有南燕、南涼等國並爭。自劉淵稱帝以來，北方及長江上游先後出現許多國家，通稱「五胡十六國」。直到西元439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，終於結束了這紛爭的時代。

此時南方已是劉宋，南北各自統一，而成對立之局。

長安弘法

15 與前秦苻堅的因緣

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(378)，苻堅派遣苻丕率兵攻打襄陽，這次是為了愛才而動干戈。道安為太守朱序所拘，於是，繼新野之後，再一次分散徒眾，使其到各地去傳播佛教。

苻丕大軍攻下襄陽，帶走道安、習鑿齒，然後立刻班師回朝，所幸沒有濫殺無辜。苻堅曾得意的說：「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，……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。」

被迎到前秦國都長安的道安，住在

僧眾數千人的五重寺裡，受到貴賓般的待遇。由於苻堅對他的尊敬和禮遇，及昔日的聲望，道安很快就成了前秦佛教界地位最崇高的人。道安又以其多聞廣識著名，苻堅還敕命國內諸學士，內外有疑皆師於道安，所以，京城流傳一語：「學不師安，義不中難。」

道安曾在苻堅發動肥水之戰前，懇勸阻止；苻堅晚年被慕容沖包圍，也曾將道安和能預卜吉凶的王嘉安置在外殿，「動靜咨之」。這都可以看出苻堅信任道安，主要是倚重他過人的智慧和



見識，來做前秦的政治參謀。

16 翻譯並註解佛經

道安在長安仍繼續宣講與研究《般若經》。同時也透過朝廷的保護與資助，組織中外有學問的僧人翻譯佛經，這龐大的譯場，共譯出佛典約十四部，一八三卷，百萬餘言。

所譯經典中，雖有大乘佛典，但主要是翻譯從印度西北和西域傳入的「說一切有部」的經典。此外，為適應內地僧團發展的需要，道安也十分重視搜求與翻譯戒律。

另外，道安仍勤勉地註經作序，一生共有著作六十多種，現存約二十多種。現存著作有各種經論序十六篇；註疏一種。內容包括佛教大小乘理論、禪修、律儀等廣泛的領域。

17 五失本 三不易

道安也在考評前人譯經得失的基礎上，結合自己的體會，對佛經翻譯原則做了總結，提出了著名的「五失本，三不易。」

「五失本」是指佛經翻譯中有五種情況，須改變原本經典的表達方式：一、語法上要適應中文的結構。二、把

質樸的原文作適當的修飾以適合中國人好文的學風。三、刪略頌文中重複的句子。四、有些帶有總結性而又重複的頌文要刪去。五、原文中複述前文的內容要全部刪除。

「三不易」是指三種不容易翻譯的情況：一、不易使古代的東西譯得適合於今時。二、不易使聖人之言譯得讓凡愚都能夠接受理解。三、現時平常一般譯者不易理解並表達長久以前的佛法深意。

18 發願往生彌勒淨土

有關彌勒菩薩的經典，在道安以前，已有譯出流行。如竺法護譯的《彌勒成佛經》、《彌勒菩薩本願經》、《彌勒下生經》等。

而道安對彌勒淨土早有信仰。早在襄陽時期，道安就曾率領眾弟子，在彌勒佛像前發願生兜率天。將來再隨彌勒下生人間修行，最後達到解脫。

道安願往兜率天，既反映了他作為一個佛教徒的宗教理想，也反映了在動盪不安的時代，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東晉後，往生兜率淨土的彌勒信仰在中土得到迅速的傳播。

西元385年，正月廿七日，來了一位醜陋的僧人，向道安示現了兜率天殊



勝的妙果。自此，道安對自己往生兜率的信心更大。該年的二月八日，道安齋戒沐浴畢，無疾而終，塔建五重寺中。

19 創建本無宗

在佛學上，道安集當時中土佛教理論之大成，創立「本無宗」，推動了佛教理論的中國化進程。

漢代傳入的佛教，主要有安世高譯介的小乘禪學，和支婁迦讖譯介的大乘般若學兩大系統。小乘禪學比較重視禪定修習，許多方法與道家方士所提倡的呼吸吐納有相似之處，因而依附盛行的黃老神仙方術，在漢魏之間流行。魏晉時期，老莊盛行，玄風大暢。般若學的核心是一切皆空，通過假有本無(性空)來說明「空」，這與談無說有的老莊玄學頗為相似，因而得以繁興。

道安對佛教傳入的各種理論學說是兼收並容的。不過，他一生對般若學的研究用力最勤，知解最深，成果也最大。其次在禪學研習方面，道安也有自己獨特的體會。道安融合般若與禪學兩大系的思想，成為當時這兩系思想的集大成者。魏晉時的般若學受老莊玄學的影響而形成了「六家七宗」，道安創立的「本無宗」是影響最大的一個派別。「本無」是漢魏佛學家用來表示般若性

空之義的一個概念，道安的本無宗就是用「本無」來闡發《般若經》的「空」義，認為「無在元化之先，空為眾形之始，故稱本無。」把「本無」視為宇宙人生的終極本源。人如果通過禪法的修練而「宅心本無」，就能息滅妄念雜慮，真正證得般若，從而達到無言無為、無欲寂靜的佛教理想之境。

20 教化及其影響

道安十分重視佛教的傳播與弟子的教化，他在各地有許多的弟子，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佛教僧團，其中慧遠是繼道安之後的佛教界領袖。道安先後兩次分散徒眾，擴大佛教的影響和傳播區域，到處都留下了其弟子的足跡。

道安「本無宗」的出現，表現出中國佛學對外來佛學牽強附會階段的結束，開始了消化吸收、融會貫通和敢於創新的新時期。

一代宗師釋道安的學識道風、德望功績及地位影響，一直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。他在長安譯經講學，集聚英才，為鳩摩羅什的佛典翻譯，準備了良好條件。羅什來華之前，遠聞道安之名，稱其為「東方聖人」，更是肯定了道安在佛教上的貢獻與成就。☐